

鈴山堂集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二目錄

記

日鑿堂記

袁山新營所居記

恩賜堂樓名額記

懸車堂記

思勉堂記

別號志

古城新第記

榮賜樓記

鈴山堂集

卷三目錄

介福堂記

愛賢堂記

遐觀亭記

寄適園記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二

記

日鑒堂記

詩敬之篇曰天維顯思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記者曰
成王訪落之詩也君道也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人
君事天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于此
焉夫人臣之事君即君之所以事天者也君曰天爲
高遠而莫予監也於是乎般樂怠傲違天厲民者有
矣臣曰君爲高遠而莫予監也於是乎泄沓施緩徇
私蔑公者有矣是故知夫出往遊衍莫非天也而祇

金川集卷之三
若天道之意存知夫視聽明威莫非君也而謹守王
度之意存斯寅畏兢惕福祿所由致也予讀是詩而
得臣事君之道曰知事天則知事君矣寓邸在長安
之街西有堂焉北瞻宸居君父在上恒若無日而
不臨監于此也夫人君其尊如天其明日月其威雷
霆也矧今皇上神聖睿明旁燭萬里在廷群臣臧
否勤怠聖鑒昭如毫髮不爽而予也以眇焉孱陋
當眷任豈不重可畏乎因取詩語名其堂時顧諟斯
義而思做云耳

素山新營所居記

予始卜居鈴山然邑濱河恒有水患每霖潦
及舍壁之半於是始謀卜居郡城郡之西故有官廩
歲久圯而徙併他所或曰靜僻可居嘉靖庚子夏入
直于官營茲址而居焉址以丈計橫四十有奇縱如
之北枕城麓東舊爲窪池則實以厚土西鄰官局則
限以崇垣其南居民數家咸願樂售又買之則闢以
通衢加延袤焉予比歲荷蒙 皇上恩眷隆渥因悉
出賜金以佐凡費始作正寢之堂東爲祠堂祠後爲
書堂東北建樓以尊貯 上賜密諭之札 御筆之
詩累賜之誥勅而樓曰瓊翰流輝堂曰忠弼者 上

所賜名也其西隙地爲圃累石植樹構堂其間曰懸
車行將乞謝而歸則佚遊于斯賓讌于斯而命之曰
憩老之園斯吾作室之初意也蓋吾之始營茲室也
自矢諸心而貽書蕃曰吾無勲業在官無惠澤及鄉
黨茲舉慎毋以私役勞民重吾不德故終是役也不
敢假官府一力焉按志郡有山在秀江之北曰袁山
以漢高士袁京居之郡因以名茲所居雖在城郭而
林岫迴合煙靄蒼翠近在几席巾車方舟往來鈴素
之間隨在而適孰使予樂恬曠而釋煩累者非茲
山也歟爰刻茲石以識夫興建之所繇而懸車堂

雜記

恩賜堂樓名額記

嘉靖癸卯五月二十六日高具疏言臣比年蒙皇
且所賜手諭聖製充溢私篋又蒙節賜玄象昨以祿
賜所積于里第建樓用謹宸奎之藏茲已落成伏
乞聖恩賜之名額不勝幸甚是夕召對于璇霄殿
上面定樓名曰瓊翰流輝其奉玄像之所曰勅賜
延恩之閣以黃帖一手書賜之高頓首謝時天顏
豫藹復以堂名請上曰卿事朕克盡忠悃蓋以忠
名而其下一字未定上握筆凝神構思徐曰再思

之時漏下二十刻嵩既退明日出 御批乃賜名曰
忠弼及命工曹製扁給賜云于時在廷之臣敬瞻表
歎咸謂恩畀堂名雖有二三輔臣故事然其字義之
精求則臣嵩爲專蓋輔職曰弼有拂正之義焉書曰
予違汝弼舜命禹言我有違戾于道爾當弼正其失
夫舜大聖人也豈有違待於弼哉由不居其聖惟恐
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望於臣下如此也仰惟 皇
上睿明神聖出於天縱猶且諮政詢謀俯逮臣鄰而
計札諭孜孜罔置邇者又蒙賜 臣銀記其文曰忠勤
敏達而特勅曰賜卿此記以便謀猷入告 天語

期與名堂之義實互相發而於忠之一字每致意焉
皇上之心是即大舜之心也顧臣庸鄙猥瑣庸處
政府懷負乘之慙每受宸渥切冰淵之懼輸涓流
以益巨海持爝火以助太陽其將能乎惟是忠誠一
念夙夜盡瘁期質神明堅確弗移可貫金石斯則臣
之所自勉自信而弗敢有負者也因伏自念雖臣孱
陋不足以仰承大賜然聖主所以寵嘉愚臣之至
意不敢不志之以昭示來世嗟夫宸章奎畫並河
漢以爭輝寶刻璇題揭江山而改觀用是摹勒御
筆鏡諸琬琰而謹叙拜賜之歲月如此云

懸車堂記

昔者夫子之訓以里必擇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風氣茂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田勤生粳稻魚筍果蔬之利足以自資故重違其鄉溪瀨湍急大舟不得進四方工巧奇靡之貨不至故民不見可欲土俗愿樸鮮僞器曠之習蓋庶幾所謂仁里者矣而其岡巒迴擁林壑映帶雲煙寂而泉石嘉郭郭井邑若在屏障圖畫之間又有足樂也且吾家鈴山往來不百里而父母之邦也予童而遊焉壯而從仕周徧兩京餘三十年務劇形勞思抗志於埃壘之外矧年既老而髮種

獲美揆之止足之義於退休爲宜故擇地于郡治之
西使營一區而將老焉而題其西圃之舍曰懸車堂
或聞而咻之曰子乘軒曳裾拖玉紵朱致身重位策
足高衢秘苑背直 皇宮晝趨晉錫便蕃顧問勤渠
雖有林泉其得樂諸名堂之云其不欺予哉予嘿不
應嗟夫君子進則服勤盡忠于君退則忘名求志乎
已迹雖不同惟義之安而已予也潛志山澤馳思丘
樊招雲月於東溪侶猿鶴於北谷浩歌永言乃其本
懷狗祿忘返是惟深耻獨以誤荷 聖天子殊眷隆
渥義不得遂其私鞠躬盡瘁乃其分耳萬一他日仁

聖憫其老，蒙賜之南還，獲稅輿，執從于邦人。父老婆娑里門，以咏歌至化，坐觀美俗，畢吾之所好，則豈非厚幸哉！姑記此以俟。

思勉堂記

堂名思勉何志。聖訓也是維嘉靖己亥九月廿八日，皇上有事山陵，駐蹕感恩殿，召勲輔臣。勲臣希忠臣元臣言，臣鼎臣暨禮官臣嵩入對。榻前指授諸所罷行事宜，既五臣退，上獨留嵩諭曰：卿勉盡忠誠，人言勿以介意，只要盡職。嵩感激致詞，頓首謝。蓋先是有不悅於嵩者，言官希其意會考察論及嵩。

箴矯翦訛詆擊甚力賴上洞知其誣不聽既累賜
中旨慰留茲又特賜面諭勞勉之如此去臣退伏自
思念簡冊所載前世材賢之士及勲德大臣受人主
知者何限然或一遭謗毀欲辯無由在宋慶曆時雖
以歐陽修之賢受知仁宗且橫罹口語目爲奸邪尋
不免滁州之行乃若嵩之卑鄙賚瑣荒劣繆蓋擴斥
棄逐乃分之宜顧荷蒙皇上庇護保全恩眷愈厚
視修所遭不異霄壤哉此實遇我皇上容蓋如
天地故小善弗遺明照同日月故炮言弗惑嵩也曷
克以欽承之夫忠者盡己之謂誠者不欺之謂此爲

人臣者事君之道當然也臣自蒙 皇上簡任禮官
以來適禮文事殷百責叢委每便殿召對夜分始出
諭札日數下章疏題覆取具倉卒蒿本無他能惟是
夙夜盡瘁罔躬之恤朴忠孤跡恃公道與神明而已
凡所擬奏殫盡心力必據理之正語皆由衷間有違
拂 上亮其誠不罪也忝冒寵私踰越恒品然衆所
嫉伎亦由之嗟乎蒿曷能報 上哉亦惟 聖訓是
繹是思惟忠惟誠勉盡職業圖報於萬一耳矣至於
毀譽利鈍非臣之所能知也謹恭錄 聖諭度諸堂
中而題其頰曰思勉云

別號志

古者父命之名朋友則以字稱今世士大夫於名字外又創別號其始二三元老爲後學所尊稱近歲則凡仕宦皆有之故雖以予之譎劣亦不能獨違於俗因自號曰介谿近又更號曰勉菴云介谿云者予家谿田之上有磐石巨水中因以名志居地也然予意不唯是蓋嘗觀于先正凡所自號恒寓意箴儆而匪取適泉石之謂夫介者戒也谿者欺也大學論誠意以毋自欺爲戒斯義也守已事君交友之鍼砭藥石也予欲自誦之以有儆焉耳勉菴云者嘉靖己亥予

被時論 皇上召見而諭之曰卿勉盡忠誠人言勿以介意予退而名其堂曰思勉遂以名菴志感恩也且服膺 聖訓而時自省焉嗚呼聖賢之訓明如日星君父之恩同于天地予也一息尚存此志靡懈嘉靖壬寅夏五在告病起偶書

古城新第記

嘗今殿喻北隅支阜衍迤虺綦翼赴折而西南曰古城之巷有丘突如有泉瀏如泉上堂寢門序鬱如萃如而有山林之觀者侍御黎君乾兆之居也始君謀爲室視斯地有異狀問之某氏之遺址也其泉旁

氓侵削幾半園分而室跨以君之亟酬其直也感
昔焉積歲月侵者復分者合跨者撤中作堂曰蒙耕
蒙耕者君舊業在邑北蒙山下示不忘本也又曰仕
而休有明農之意云其東依山作樓曰明恩尊賜
糝其上登于斯樓則凡五星之峰九十九折之水皆
得平觀而俯視之作寢堂曰成教寢稍前即蒙耕也
翼以兩廂曰正蒙曰務本北作軒曰習靜軒北作重
屋曰習勤鑿井而汲曰我泉井北迤東藝果蔬作圃
圃後通衢作市區皆繚以甃垣而堂之西作門曰駟
繡門外作樓者三以俟賓至而休者子姓學者困積

者衝左右作兩甍門自此北去入茶陵營臨澗作行
屋曰在澗又南出鳳池門據石阜作亭曰可亭有雙
澗翼出旋於江匯爲澄潭若碧練迤邐隱隱林木間
群峰森列天際聚落煙火川原帆船舉在目睫境於
是爲勝環蒔松栢沼被以蓮芡而作櫺屋曰望益合
之曰古城新第云侍御間謂嵩曰吾黎之先唐常侍
諱植者自河南卜喻北而家是曰遞步宋華文閣待
制諱立武者實元厥宗食指益蕃而代有顯融寶慶
間諱秀栢者又自遞步析居蒙山彈峯之下是曰小
步小步之析至鳳凡八世析古城焉蓋經始至今歷

二十稔而締構始備其勤如此吾既無所用於世則
庶幾優游而終老焉子幸爲我記其成使後有考也
嗟夫君子懷抱奇傑事以德業期以爲世用也若夫
考槃樂泌隱居獨善者之爲耳侍御以名進士歷臺
察貞憲育英聲望蹕絕要欲橫厲遠騁自表見顧遭
讒罷歸無所事事獨竟其力於斯以隱處爲樂豈其
志哉雖然昭榮而蓄德勤穡而敦教含章而寄幽垂
統振緒則所以貽其後者遠矣吾聞位不滿德者後
將大侍御蘊厚而發之薄用宏而出之微吾將覘其
食報於後之人也已姑記之以俟

榮賜樓記

古者人君有賜於其臣乎曰有賜衣裳以章德也賜
弓矢鈇鉞以專征也賜秬璣以祀也賜籍示訓也周
武王賜臣以大訓以肅慎之矢密瀕之鼓咸以崇勸
功德非是者弗與古者人臣有報賜於其君乎曰有
衣服服以拜賜車馬乘以拜賜召穆公受周天子之
賜作廟器銘而蒧之晏子爲齊相弊車羸駟而君子
譏之以爲隱君之賜少傅大學士序菴李公爲公
天子所簡任眷寵優渥晉錫便蕃公於是作榮賜之
樓其始建書院尊其中爲珍謨之亭珍謨者上所

賜名也亭之後則爲斯樓棟宇雲矗簷阿鳥翔軒敞
碧密迥軼浮璫宸章奉翰問政之札救天之歌同遊
之賦褒忠之勅赫奕昭回於是乎在瑤編緇帙織文
之服篚頒之幣牧貢之金爛盈充斥於是乎在公之
言曰 上德至矣時也何足以欽承之惟是昭遇揭
虔志吾無窮之感云耳其召穆之遺意也歟洪惟我
皇上天縱聖智知人則擢廷臣鑒別慎所許可異
寵殊錫唯鉅老二三少傅公純誠忠敬溫文端亮夙
夜匪懈以能迎天之休爲宗伯爲元輔贊翊禮樂彌
綸王度推引善類劑量吏治嘉猷日告 上皆虛已

而聽焉蓋功在王室澤被天下弘矣且貴窮脚輔而
禮愈恭心愈下休休其量無愚智皆信之夫濟物成
務功也庇世壽民德也兼有一者自天申之適是百
祿其誰曰不宜嵩執筆從太史後公命記茲樓之成
爰質古義敬述斯文後世欲知我明君臣相與之
盛可考見也已

介福堂記

兩洞庭山居震澤中其西山之麓今少宰徐公之居
也公始家食奉母太淑人爲堂而居之當澱紫峰之
陽前臨太湖巨浸溶漾林岫鬱紆島垣洲渚盤互交

賦嘉禾美竹清黍敷舒凡觀望浮游之勝堂得專之
旨甘滄瀧無求於外而足山之人曰太淑人稱備福
矣而公之心怒乎其未有憊也公起翰林自編修待
讀歷學士官詹至今官積二十餘年遭 聖天子銳
意文治公日侍講幄啓沃之功懋焉由是賜誥贈祖
若考皆如公之官而太淑人始有今封宸章煥賁公
涓日選使馳歸爲壽曰乃今有以慰吾母者爰摘誥
中語名其堂曰介福云山之人咨嗟忭欣彙有頌言
昔戾茲堂以衍以敷今肅瞻哉 帝製之褒水關若
廣山增而高堂之翼翼以降以陟淑哉夫人宜受天

錫吾有筐篚吾有酒食以介景福眉壽千億吾儕小人厥養口體孰知榮名親顯迺爾高聞之禮曰百順之謂福夫輔德沃心忠之大也榮名顯親孝之至也忠孝之謂順順斯福矣夫是之謂福備洞庭之兩山居東者多貴仕而西無聞焉先封君篤孝義太淑人克相之毓德流慶乃有今少宰公顯然公輔之望蓋蛇壇扶輿闕于古始發於今哉是用撫諸山人之詞志在堂壁列之圖經以永憲於千萬禩

愛賢堂記

自臺之東有小堂

其名之曰先爲少仙東萊毛

公謝文正公贊文憲公相沿以爲居第者也歲久圯甚予貫而新之夫三公者當代之賢輔也文章功業在人耳目而予昔筮仕詞林皆嘗望其顏色矣其誨論者斯地也賢蹟之所寓也昔皮子作七愛之詩慕房杜以爲賢予竊取斯義故堂以名焉或曰鴻跡難期萍居靡定長安宅第凡幾閱主矣畱意于茲不已惑乎雖然姑以志吾之所好云耳且吾之居于斯也凡紆軫而惟駟者皆朝之宗工彥士也就芝蘭之馥資麗澤之益以足吾之所好而聞吾過增吾之所弗及皆於是乎在是故仰法于前則事得我師近取諸

善則人樂我告斯吾名堂之意也然孟氏謂士當論
世尚友則又有進乎古之人者予竊有志而未能焉
爰書以爲記

遐觀亭記

鑿南廡之壁爲牖閱其前則爲隣某氏之圃有麥在
上茁出青翠如剪有杏始花縞艷繁郁如雪雜樹數
株離離然立其旁近屋室鱗比櫛次轟轟相望又其
前則都城言言橫亘若屏舉目而望則見夫天之高
日星之燦煙雲風雨之明竊變幻鳥群飛而高逝曠
焉朗焉得大觀焉嗟夫昔之居此者環堵以室四顧

無所達目無所覩固鄙塞而昧昧也今不出戶而得
寥廓之觀雖處屬帟若出林垆憑欄舒嘯景物森羅
胸臆煩擾之累豁然而釋竊有獲於居高明遠眺望
之義故名曰遐觀亭云

寄適園記

獲地爲圃中樹一亭以資燕息種竹數挺雜時蔬卉
以供怡翫命之曰寄適夫結林木以延清避喧囂而
借豁此恒情之所欲也然而委質王室夙夜在公萬
務嬰其慮百責萃其躬聞召命則行不俟駕草奏記
則筆不停揮雖欲寓情衍衍棲志恬曠豈可得哉園

名寄適予未嘗得一日之適聊志斯語以代解嘲云
嘉靖乙巳仲夏日記

翔鶴記

嘉靖丁酉予承乏禮部上方肇興禮樂秩群祀日
召輔臣暨禮卿入對日或再召三召或夜分始退予
時寓居都城西四里許使者宣召旁午每輿隸弗
及則單騎疾馳因始賃屋西長安之衢以便趨入方
營構之初予扈蹕南行子蕃董治諸役以己亥三
月十日舉梁于正寢梓人綸人受指集事適有群鶴
來自雲外下止於居址之上旋遶翔鳴良久乃散

駭矚異之曰鶴不恒至也至必於茲地茲時不後不
先若相約期得非瑞徵乎故咸有斯于之祝予歸自
承天蕃亟語所由廼告之曰鷓集烏流古有其事作
善降祥惟人自致于時保之勿喜勿恃是歲七月二
十五日落成始入居因紀其歲月如此

鈴山堂集卷三十一

金華堂集卷第二十三目錄

記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贛州府重修二學記

袁州修城記

安慶府堂記

方氏祠堂記

潘氏祠堂記

泰和縣陸侯祠堂記

朝昕亭記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閑齋記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三

記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今兩都並峙歲供應器皿共一萬計南部視北例三之一然其責均其料直綱運之費恒倍蓰焉每歲掌故來告會物庀材頒于群工以謹百事是故祀于宗廟燕于公宮實于王寢凡器厥有常制罔敢或踰疑土爨金敷采設色刮磨斲削凡技惟良惟勤其弗良且勤厥有常罰罔敢弗共當發運兵曹暨給舍監院執簡而臨之咸引數其實課日授使獻焉夫君人者

統馭四海爲民主惟正之供雖上古聖王猶不能母
賴民力以自奉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莫大乎聖人故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
周人上輿其由來者遠予讀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
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至周官考工
記未嘗不歎聖人制法之詳且密也孟子謂萬室之
國不可一人陶器不足用也夫以一家言之必什物
庀焉而後一家之用足推之于國可知矣况有天下
者乎前此工作寄於司空之置叢累突囂器成則山
積兩廡以需發運紛沓散委不便防察大司空崔公

文奎喟然有意其圖之也謀諸少司空吳公廷璣
以克協會得隙地於玄津橋之西高燥直方衝闊五
十三尋其深長倍之郎中方君選喻君智主事教君
英實勸營度乃建斯廠修垣旁繚重門外植中爲視
事之廳東西序爲燕休之堂爲候吏之室廳事之後
斗折直中爲甬路衝列爲房凡十連連各十楹工執
藝皆在焉區分眎列闕達邃深汲有井滌器有池庖
度有所祀土祇有祠玄津潛潛長橋卧波縈艦橋南
發運則舉趾可登嘉靖癸未冬十月甲子告成乃合
宴于堂既退舉欣欣然曰惟茲奉王制循典貢至重

也今京師斯制既備舊都顧仍簡陋曠於百稔昔漢
今合其得失也遠甚夫創制經務則建置之道弘服
職效虔則忠敬之義備安豫樂成則惠後之利博非
司空公治官如家之誠其誰能為之若曰是役之末
則惡知聖人用大者之道哉乃共列其事使辭諸石
以永公之功於無窮少司空何公孟春何公天衢先
後繼至完飭增美法得備書高承乏職紀載既讓不
獲乃書于茲石

贛州府重修二學記

主政首學校天下郡邑皆立學以尊祀先聖敦教化

重人才也而其職修舉繫於天下郡邑之吏然予觀
今為吏有恭有肆故學有修廢矧江右兵興吏簡卒
伍治芻糗提幡鼓日認認然詩書俎豆將有不暇究
意焉夫忠信薄而仁義廢民不興行寧獨其過亦教
學弛吏失職也而茲贛郡乃有二學修云二學昔郡
守曹侯凱斥景德寺之基徙置歲久弗治廟祀弗虔
前後吏欲舉焉弗就正德甲戌巡撫都御史蔣公昇
始詣學慨焉議興茲役太守邢侯珣適至曰吾職也
亟奉公意稽羨市材募勤庀役蠲吉始事而以同知
趙侯本泣茲役二學中台為廟凡所宜有咸一新有

盟燎之位有牲殺之所有堂有齋有觀射之圃有儲
經之閣有庖廩之次有門有綽楔傍有八賢祠考成
祭于廟侑與偉耀城級坦修笙鏞協和牲幣飭嘉先
是汀寇竊發贛人患之曰學將壞成已而卒成寇亦
亡患提學僉事田公汝耕涖學嘉茲功曰是知務所
先矣乃命學官諸生具事本末來請余書勸諸石先
是二學興替學故有記備矣不書書今所修學系之
詩詩曰

猶歟學宮祀教實崇宜崇而圯曷以爲理振敝舉廢
不曰在吏吏眎睟胎累政相繼惟此二學邢守所作

守昔下車適寇爲扈阻山負巖數起鼓將中丞
彭學是圖守曰休哉拓地虜徒咨爾民庶寇來在吾
民曰德我不誠用勤頌言盈城寇偵勇來版幹斧鍾
尋引斧斤駢集旅會百堵具興乃正廟序廟序翼翼
乃作二學二學秩秩生師攸處有室爰有俎豆
亦有書詩以祀以教俾勿怠曠文治燭興遺自茲始
百爾有政視此成美

素州修城記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素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
至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餼餽耗竭民用告病侯曰

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乃已責弛禁均役清訟罷勾
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留而不害稼有秋侯乃進
吏士皆民言曰惟設險守國繫城惟茲城壞掌故之
令其責在予予曷敢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而才者曰
爾其董而役植表定位析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
爾義名乃召匠氏而諭之曰工惟良惟堅無苟補塞
頽漏以速弊無玩無怠苟以速弊與玩怠有罰乃用
祝幣告于城隍之神曰定相厥成以利我民惟神之
休閏秋之吉萬堵並作工徒子來侯識慮審確才敏
而志銳始自隱度規費所出民弗知也比庀事之日

榘築之用畢具木石瓦甍填委山積百爾所需感出
計措無糜於官無病於民侯素精悍夜分視事罪罰
所入一付工所秋毫不私佚道使民不俟督迫相貲
出力罔有或後越三月而工畢君子以謂羅侯善爲
政也維袁州古宜春郡其有城最號堅險昔人謂必
知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信然觀夫崇墉疊雉層樓
周閣遠近迴合綿亘轟屹被以休阜阻以川坻隱然
輿區也往時鄰壤有潢池之變袁獨安枕無恐民累
纍然道相屬襁負而至曰袁有城可恃也其形勢既
足相援其民亦樂於耕耨以自足土沃無外慕則滯

巧不作故鮮爲盜長吏撫循誨誘治以禮義故常易
使而事有成羅侯自南大理被命而來下車問俗濯
其瘡痍煦以惠和民既輯睦遂能用其力以爲茲役
樹風聲而壯規度植利捍患垂之無窮雖有小警不
能以病索也然則索之民其果可恃矣乎余觀侯仕
未踰年百廢具興其考大成之樂於學飭祠於仰山
觀兵於郊峙粟於庾思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良
君子之風多可書茲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人
之所欲書也故特書之且曰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
隙相是役者同知素侯經通判朱侯祺徐侯麟

附書諸執役名氏則列于碑之後

安慶府堂記

今郡守惟古刺史之職地方千里生齒以萬數聽命質成於刺史之堂刺史能憐舒休戚之及有警也定難持危民命攸賴是故刺史秩尊而繫重前代剖符錫服或車蓋駟馬或加號持節視其室有軒寢之穹密攝其衣有芾舄之嚴麗物采容衛咸稱而備夫豈私其人哉蓋曰使民安其田里無愁歎之聲者良守長而已 皇帝宅位十有二載重恤民隱思責効守臣詔書勞勉勅監司見待特異其禮維時莆田姚侯

正以地官正郎出牧安慶下車問俗率職底功踰年
百廢具興顧治事之堂歲久圯甚瞻視弗嚴侯則喟
曰是惟吾寮屬之于斯吾政教號令之于斯弗即弗
圖予則有愆乃始經度聿新斯堂博敞豁明體大勢
尊故所黯陋倏然煥崇考之圖記元韓建守郡有捍
敵完城之功忠宣余公嘗以大節揭名斯堂其後忠
宣盡節赴難視建尤烈耿光懿馥實遺此邦登斯堂
也撫前人之業而寓景行之思焉夫君子居其位則
思勤其事稱其任則可享其榮堂之源源君子攸事
雍芻豢冠環矚而高居可無思乎其思維何我服繡

華我饌飲豐 上恩之遺民力所供何以承之日愛
與忠列屋連薨煙火萬家鷄鳴犬吠達乎邇遐何以
撫之俾罔怨嗟長江天塹樓櫓千雉屏蔽國門金湯
之時元失其政生靈糜敝所在擾笈桴鼓幡幟悲哉
二忠抗力盡瘁凜凜生氣萬古攸祀嗟乎教化者爲
治之先務也忠義者人臣之八閑也古之人福慶流
于家宗聲名光于史冊有不在茲乎夫是道也使踵
此位登此堂者允迪弗斁豈惟諸君子無窮之聞抑
我 國家無疆之休焉懷寧何令繼高使來請志成
績斯舉也庸訓于有政故詞弗以頌

方氏祠堂記

嘉靖癸未冬十月南昌方氏祠堂成方氏故有祠創於陰陽正術君鳳君沒越正德己卯逆藩變作而家及於兵祠因以燬今卒復之者君之子侃也嗚呼豫章之禍慘矣乃予聞諸里父老言未嘗不於邑大息焉方濠稱兵東下時悉輦金帛婦女與俱其廝養下卒留城中若固棄之耳諸郡兵薄城門闐然四開無與守者濠阨安慶而歸衆素怨其殘虐無鬪志因成禽倖耳當事之臣不務禁戢其師乃益燔民居株捕殺夷鋪張據獲以侈功伐由是閭里蕭然鞠爲荆棘

堯礫之區嗟夫豈非斯民之重不幸哉當是時侃以太學生卒業京師亦被逮繫賴今上登極昭雪而歸而視其故基則蕩然墟矣侃念祠祀之墜父祖之所貽至此而俱熄也撫景徬徨盡然以悲拊心疾慮閔閔焉圖復其初既節縮凡費畚壤庀材弗遑他役而首建茲祠夫人事興悴相尋故家巨室不能保其常隆而無替也惟夫世德之積者厚其發源深其植本固則雖頓踣困仆而弗實益振焉方氏之先出山東汶上諱原鼎者官饒州路總管子孫遂家鄱陽復徙今南昌國朝永樂間以政以安兄弟並領鄉薦所

居有樓以雙桂名以安生子忠正術之父也宦學相承其由來也遠至正術君以卓行稱于鄉學士東白張公負道德峻望特重君與爲婚姻四方縉紳士道過洪城必禮君之廬君醇誠而樂易仁惻而惠施白沙陳先生以謂比德於春稱君曰春野手書二字遺之聞見素林公爲傳其事流風遺韻人至今道之不衰瀦休匯澤淳涵演迤未竭也祠復也可以觀德矣侃確石求予文以著弗朽歷數歲而請益勤察其志有足哀者夫黍離興宗國之嗟鴻鴈遂于垣之樂觀於一家而國之理亂可知也故書之而附予所聞者

如此使後之人得觀爲祠凡若干楹堂寢門城隍廟
庖溜率仍舊址而規構損什之三四稱力以備物君
子曰方氏之子於是乎能禮祠成之後十禩癸巳春
三月記

泰和縣陸侯祠堂記

陸侯諱震字汝亨金華蘭谿人初仕爲泰和令其治
行稱最其故老髦士談侯者曰正德紀元逆瑾柄政
擅威福自恣吏重足立嘗以醜逋誣民償及責徵需
補庫期限嚴甚他邑皆急取諸民以逭罪罰侯至則
毅然曰爲民父母眎患而弗能拯如吾民何力白當

道直其誣而計補公祭民賴以甦鎮守中官歲索貢
緡亦爲告免得弛其徵縣濱大江索丁夫者無寧日
一裁損之忤權貴弗恤也閩廣流寇次境上居民洶
洶時議城各邑吏久怠愕貽不知所措侯料兵制守
先事爲備賊既不敢入而日夜究切廣積儲勤構度
未幾城成財力皆所規措而民弗與焉其爲民捍患
興利如此其爲兵部主事也 武皇將北狩廷臣迭
關交疏請留侯言獨剴切以故得死墀下而天下想
聞其風采得其書讀者莫不吐舌嗟異以慕侯之爲
節也其見義忠憤如此夫士平居問學懷書 卷之三

古懷惠不得位以施及其得位多畏快願
能不易其素者鮮矣若敢往奮激寧忤權奪
真而不忍以病吾民與負所學者尤鮮也予聞侯政
暇則引諸生講磨理學崇表風節毀斥淫祠接舐者
釋諸所爲一出於正孔子謂學道則愛人而論事君
曰勿欺也而犯之侯其一嗚呼庶幾凜凜士人之
美節矣縣舊有侯生祠在治之西偏蓋民士懷其德
私肖像祠之今正德庚辰監察御史唐君虞信出
之邦貞憲稽賢因民所嚮以倣吏治勅有司元
置守者歲時奠饋長吏率諸生行禮祠始者爲

而守徐侯士元實庇茲役廣閒以妥靈寢殿冀以
民乃大悅於是徐侯走使屬高書其事於石以
卷羅公曰茲吾邦人之志也子宜書遂書以
為士者使有勸也

潘氏祠堂記

祠堂上宗廟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至於士皆有廟
無人祭于寢後世廟非賜不得立先儒以為情靡伸
也於是斟酌古禮為祠堂之制以廣夫士庶人者之
孝而達卿貴仕得通行之是故以奉先則幽者歆以
族則渙者萃以建宗則統者一君子之欲孝也

於是亦得自遂矣。微桃溪之潘文獻宗也。其始隱三
山人唐末避亂而居歙。後諱逢辰者上書闕下不報。
徙而隱。娶是爲桃溪。始遷之。祖傳四世。至初公益大。
潘氏之業。潘之祭則歲首有團拜之儀。寢堂有懸像
之祀。祀畢有餼餘之飲。繇宋歷元。至于今。率行之。世
遠族蕃。廳事至不能容。亦有謂其簡略非制。正德間
前按察僉事珏倡修譜牒。嘗欲會族建祠。未果而卒。
按察之從弟今少司馬公珍。從子少宰公旦。始議捐
俸圖成之。乃以謀于其族之長且賢者。又以謀于其
族之仕而有祿者。議咸如少司馬公少宰公。乃相宅。

于溪之朱紫嶺負陰面陽雙渠合流群峯插天卜者
曰祥諸宗所至道里均焉鳩工庀材是斷是處室室
楹龕咸應軌法中以奉始祖考妣再世而下則標祀
其有齒德官勲及文學科目者則封典者各以昭穆
而咸祔廊廡庫厨倉廩書執籍飭具完繚以周垣題
其門曰挑溪潘氏祠堂云二公以蒿屨末容屬為之
記夫古禮之不復久矣昧者安陋訕者限財弗得者
限制故舉世行者鮮天子之卿秩視大國之公潘氏
之法固已得準古五廟之祭矣內而兼少宰司馬之
祿外而合都憲獄伯郡牧之祿宜為此無難焉或者

以謂服盡之祖遠而不祭有後之宗踈而不許先
以爲祀止高曾固也然充類析義疑有未盡故程
謂祭先之道但可知者無遠近多寡皆得祀此泝流
而源推枝于幹所謂報本合羣之道也詩曰緜緜瓜
瓞民之初生言乎積而大也潘之初祖叩閭建疏功
罔被于斯人遺休明德積數十葉乃光顯碩大在今
日爲極盛所謂德厚流光感德必百世祀者是已沿
情定義不規規于合古而惟求當於吾心蓋亦君子
所不廢焉潘氏必有以處此矣乃若少司馬少宰二
公勛庸位遇日大而隆於以贊翊我 皇上惇睦昭

金上卷
明之治則又自其施于家者始而群從競爽聯華媿
美乎古潁川高陽之宗榮祚彌遠宗祊彌輝君子當
有嗣而書之者祠作于甲午之冬十月迄工于乙未
之夏四月云

朝昕亭記

太傅張公於賜第之西作朝昕亭有客過而賀焉曰
美哉亭乎觀名可以思義矣太傅公曰何哉爾所謂
義者客曰台聞之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是謂晨明
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臨于會泉
是謂蚤食臻於衡陽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烏次

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薄于虞淵淪于蒙公是謂
是故朝昏昕晡有循環之義焉茲公之名茲亭也其
然乎太傅公曰善哉言乎善言必再客曰台聞之古
者諸侯朝而辨色端委立朝晝而考職陳力就列夕
省典訓懲愆思咎而後即安卿大夫朝稽其政浚明
官箴書量其食宣序民務夕覈其業庀修家事而後
即安士朝而受業簡以法坤晝而講貫易以法乾夕
而習復仁以法聖而後即安是故夙興夜寐有惕厲
之義焉茲公之名茲亭也其然乎太傅公曰善哉言
乎善言必三客曰易有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無咎又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是故登斯
亭也察其容光知道之本仰其監臨慎處之獨於乾
夕惕則以保富有之業不然則隳有豐蔀之憂於晉
昭明則以崇日新之德不然則晦有明夷之傷夫太
禹聖人也惟寸陰是惜文王亦聖人也雖日昃不遑
聖人且然而况其他乎茲公之思茲亭之義也其
寅畏深新惟日不足斤斤天明永錫之福矣乎故曰
觀名可以思義矣太傅公作而曰善哉言乎請書以
銘善亭

開齋記

少宗伯汪公以閑名其齋於是學者稱爲閑齋先生
而其養或未之能悉也蒿間侍坐請焉公語之曰予
知夫學乎夫學以治身而已治身之道凡於食息起
居之小以至用於家國天下之大無須臾可去於誠
所謂誠者實理在己無非僻邪妄之干而已易乾之
文言曰閑邪存其誠吾始讀易至閑之一字惕然悟
曰茲非學之要乎吾取以名吾齋雖然閑之功難哉
嘗試思之容貌欲其正也而或失於暴慢思慮欲其
整也而或失於繁亂語言欲其重以舒也而或失於
輕疾以至飲食起居事物應接之際無不欲得其宜

也而或失於恣肆迷惑若是者皆誠有未至也誠未至者邪之爲害也是以君子之學貴閑邪閑云者如防以止水如垣墉以禦寇私欲之在外者禁之使不得入則天理之在內者不待存之而自存矣昔者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太公敬勝怠義勝欲夫子告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也勝也勿也皆閑之義也而敬爲要敬則一一則天君泰然百邪退聽而無所事於閑矣嗟乎此聖學也而予也竊有志于是而未能焉子其爲我記之嵩嘗從公翰林見其指事陳義醇深雅厚則以爲妙于文詞敷導諷諭剴切明暢

以爲優于勸講見公居曹監正規端則整肅嚴毅
以爲貴于範模見公剖紛應遽周練明達隨所施而
克當也則以爲長於經濟而不知其本原之地所存
養者有其要操修者有其實守之貞固故發之闕碩
若是也且公作堂於雙溪之上而名之曰閑初則公
既以乾之九二閑其身又以家人之初九閑其家矣
吾聞君子身修而家齊則國天下治平山之他日欲
觀公輔德格天之業者其殆權輿于此乎請遂以公
言記公之齋而因以示夫學者使相勉於是學也成
已及物亦公之志也歟

